

蓮

峯

集

三

是

事

事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漁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五

宋 史堯弼 撰

私試策

君臣遇合

乾健乎上坤順乎下明良之會乾坤之義也乾坤一於生而以氣相合則萬物育矣明良一於治而以道相與則天下定矣故乾坤之相合貴於久而不息一或息焉則萬物不得其育明良之相與貴於久而無間一或間

焉則天下不得其定久而不息則萬物之生無已也久而無間則天下之治無窮也是知明良之會乾坤之義蓋有自然一定之數存乎其間而豈可易哉古之聖人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遇其大臣者崇之以天下之高位而不以為泰卑之以天下之重柄而不以為專異議之不搖讒間之不入猶以為未也吁俞以盡其謀賡歌以交其歡欲其久而不厭也古之大臣亦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事其君者與之靖天下之變而使之安任天

下之繁而使之逸夙夜而不辭勤勞而不倦猶以為未
也為之典章以求其傳為之制作以成其化欲其治之
久而不已也凡為此者豈特以致天下之治而已哉將
以正夫乾坤之義使其久而不息者當如此也三代盛
時其明良之間大抵皆然而未有若成湯伊尹相與一
德之際深得乎此者何則湯以一德而為之君尹以一
德而為之臣而乾坤之德固已合矣故湯之舉尹也選
天下而舉之舉商邑而聽之隆之以阿衡之名吾之所

以取平者惟尹之信也付之以革夏之事吾之所以救民者惟尹之望也當此時天下之事一則伊尹二則伊尹而不敢二也此無他乾之所以合乎坤者其道當然耳而尹之相湯也始與之載自毫以除天下之暴終為之宅九有以成天下之治其任至重而不為之憂謂其責在我而不敢辭也久居其位而不以為勞知天下之望我而不敢逸也自幣聘三至之初至咸有一德之日亦久矣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此無他坤之所以承乎乾

者其道當然耳蓋尹之為相幾五十年而湯無纖芥之嫌尹無告勞之意此非乾坤之義久而不息者歟其德至於格天其造商之業至於五百有餘歲者用此道而已然則尹湯之所以為盛豈非深得乎此哉恭惟我主上專任相臣以乘中興之運既深得乾坤之義而遠軼尹湯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茲承明執事下詢欲講求漢唐臣主難遇之因鋪張今日君相同德之懿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可不揄揚以為萬世之休哉彼漢唐

之事董仲舒陸贊之不逢已無足言而賈誼之才宜見用於文帝而不用裴度之功宜有為於文宗而不為其難遇之因有不得不論者且文帝承高惠之後海內方離戰國之苦而始獲一旦之安方當舉畫一之法尚清淨之治內因漢家之業而外結匈奴之好誼當此時宜有以贊文帝休養生息之德而乃以一時之銳氣處士之大言欲係單于之頸笞中行說之背更已定之法改火德之王其說之不可用亦明矣然則文帝之不用誼

無足怪也文宗承穆欽之後兩河三鎮之間悍將強藩
節度之自專號令之不稟為文宗計者宜乘太和之盛
專任威德之臣以振朝廷不振之勢而制諸鎮莫制之
患亦不可緩矣而乃信牛李媚賢之讒從閻寺自恣之
計使元勲巨德之臣去京師之重而從外鎮之逸其用
賢之心亦可謂不固矣然則裴度之不留亦無足怪也
是坤道貴靜而賈誼則失之疎將何以事其君乾道貴
健而文宗則失之懦將何以用其臣不然文帝豈棄賢

之主而裴度豈真忘世之士哉嗚呼文帝有可為之資而誼不得事之之道裴度有可為之才而文宗不得用之之術無怪乎明良之難遇而至治之難得也此君相今日同德之懿所以冠壓百世而獨為盛歟竊以草野之中窺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知之矣我主上之任相也知之甚深故浮議不動任之甚專故重權不分嚴之以師相之尊大之以兩國之封表之以繪像之贊然猶若報功之未盡也而吾相之事君也還東朝以成孝治

息干戈以全民命收兵柄以尊朝廷建太子以作人才
禮樂文章粲然大備然猶夙夜而不倦也然則一德之
盛舍尹湯其誰配之嘗觀咸有一德之篇於至治之後
方將丁寧申勅以終始日新為事將久於一而不為二
三之德故其書至於列之誥訓為萬世法則今日之盛
宜有以作宋一經垂於無窮以見乾坤之大罔俾一德
之篇專美有商也

賦役

三代之法至成周而備成周之法得周公而定夫周公所以定周之法而使之備者豈有異術哉舉天下之法至纖至悉盡歸之於中正重之而不加毫釐輕之而不損錙銖如斯而已矣是以其養民之政雖若甚繁而不亂其教民之制雖若甚悉而不傷田各有制賦各有等役各有差取之有時故用之有節司之有官而行之有序又安有作法之弊哉故行之當時雖循其舊制猶可以為國而施之後世雖祖其遺意猶可以為治也且其

取民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然猶太宰
得以總其計小司徒得以經其土載師得以物其地惟
恐民之或困也夫是以雖取之而不以為貪其役民之
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然猶司徒
得以稽其民均人得以時其力卿大夫得以辨其全惟
恐民之或怨也夫是以雖役之而天下不以為勞然則

周公之法其本於中正者其詳如此宜其後世數百餘年春秋之際晉楚齊秦之強兵無歲而不交會盟無歲而不講然其所居之國猶周之地故所役之兵猶周之民其兵皆藏於民出則備行陳入則散於田野是以未嘗無事而聚亦未嘗無事而食非若後世之民兵開口以待縣官之哺則其兵雖用而費不若後世之夥而況齊晉擅山東之饒秦擁陝西之富楚得東南水國之利加以管仲通魚鹽以幹其利秦穆公霸西戎而資其富

魏絳為政於晉孫叔敖為政於楚皆能裕其民而使之
不困其所以興作甚多而不聞有財殫力屈之弊豈亦
由此也歟若夫鄭區區之國北通於晉南通於楚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凡晉楚之戰鄭必先受兵焉故常惴惴
然束幣筐玉以待命於郊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疑其
不可支矣然而國小而易令民寡而易集雖受兵於外
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之計雖應役於晉楚而皆有常
數而不紊况以子產之徒執其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